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棠

內攝頌曰

樓上逢增長 媚女夜觀星 因作馬鳴聲

商人抱枯骨

堂

爾時猛光王住溫逝尼城此有長者娶妻未久留在本宅自爲興易持貨他方其夫去後妻恣衣食煩惱增盛遂昇樓閣遍觀男子於日日中瞻望不息後於異時其猛光王乘妙香象於宅邊過女人既見生欲染心便以花鬘遙擲王處墮王肩上王即仰觀見有少女顏容端正光彩超絕左右顧盼自謂無雙王既見已知彼染意報言少女若有愛心何不暫出答曰妾是少婦無緣得出王若顧念可幸蓬門王心被惑不能前進即便下象步入

其舍歡悅既暢即便有娘智慧女人有其五事一知男子有欲心無欲心二知節候三知受胎時知是彼人胎四知是男五知是女遂白王言王今知不我已有娠時王即以上真珠瓔付而告曰必若生女任爾自收如其是男與此瓔珞當送我所女人敬諾王便捨去後經數月娠相外現時彼舊夫書來告曰汝可安隱我望不久當至本鄉女人聞已生大憂愁遣使白王我已有娠舊夫將至今欲如何王遣信曰汝可寬懷我有方便令彼不來女便默爾王與彼信我今要須如是之物汝可遠向某處求來既涉長途奄經時歲女人月滿便誕一男容貌可觀當代希有天將欲曉即以酥蜜盛滿口中箱安軟綿抱兒置內白氍毹通覆上絡珠瓔密合其箱朱條急繫紫

鑄印上報婢使曰可持此箱至王門所淨拭一壇置於上并安燈火在一邊住有人將去汝可歸來使依教作時有衆牛隨路而出行至箱所圍遙不進時猛光王與安樂夫人在高樓上望見群牛遙箱而住命使者曰汝

第三

二

觀門外何意諸牛群聚而住使者曰門有一箱絡以朱條紫鑄封印王曰汝急將來夫人白王箱中之物王當與我王言隨意使者持箱既至王所即便開印乃見珠瓔及以孩子王識珠瓔報曰此是我兒抱付夫人云是汝子夫人得已即呪願曰願兒長壽今此孩子與何名王曰有福孩兒被牛所護應名牛護又安樂夫人親爲撫養母亦改號名牛護母于時北方得义尸羅國王名圓勝所治國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廣說如餘於諸園樹

常有花果膏雨順時乞食易得後於異時王與諸臣在高樓上歡娛恣意告諸臣曰頗有餘國如我境中豐樂安隱得相似不大臣白言溫逝尼國王名猛光彼亦豐樂安隱花果不絕與此不殊彼有商人來至於此王遣喚

來既至具問聞其富盛王生嫉心報諸臣曰君等嚴兵我欲伐彼其王即自親整四兵向溫逝尼國漸至彼城侵掠無度殘暴非理人不聊生猛光大王旣聞賊至亦嚴四兵出相拒戰猛光不如兵衆分離遂騎單馬逃向餘處至荒野外見一耕人名曰增長躬自犁作王觀容色有異餘人即問言汝是勇健壯兒頗曾聞道有圓勝王與猛光王戰猛光大敗知此事不答曰我聞此事未知虛實答曰不虛耕人亦不知此人是猛光王便報之曰猛

光王身居本國彼是客來遂被欺凌隨處逃竄謀臣猛將何所用爲王若此來以我爲爪牙者即以長繩繫圓勝頸曳入城中言話未畢婦來餉食縫葉爲器夫即洗手將欲就食顧問王曰雄猛丈夫略觀形勢似有饑色我貧窮者有此麤餐必不相嫌幸當同味時猛光王尋作是念我若不食饑取命終即便下乘取替脊坐洗手足已一處同餐其婦便以缺緣瓦盞酌酒令飲王作是念雖知盞缺於不缺處我當飲之王有智策善閑時務復更思曰於不缺處我若飲者或恐被人云相欺慢我今宜於所缺處飲今彼於我深生愛念是時耕夫自於破處先飲辟毒次過與王王既得已還於破處而飲耕夫念曰此大丈夫情無間隔我缺處飲同處飲之我今可深

生敬重令其交道久而不喪如是念已報其婦曰賢首此大丈夫是我得意親善知友爾可將去至本貧家以油塗身湯水沐浴爲設飲食馬須好食恣其水草婦遂將歸如言皆作情懷莫逆供給所須于時圓勝王有餘小國名渴沙來相抄掠侵漁百姓時諸大臣作書告王具論其事願王善自思量於其書末并爲頌曰

如王於他國 勤勞降伏彼 於己之國土亦當勤守護

卷二
時圓勝王讀其書已作如是念我若領兵歸本國者諸人皆謂我被他降逃還本邑我今宜可共其和好方歸故居遂令信入報猛光王乃曰知識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來希欲相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促膝交

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歸故城內諸臣
得其信已共作是議若報王無彼定欺我宜
設方便且答時情裁書報曰知識既解來封
篤好情深事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
致狐疑雖逆來心我無遑出然此太子名曰
牛護是我所生令出相見共申歡意隨情去
留是時即令牛護出見圓勝歡懷共盡遂解
兵圍旋於本國時猛光王諸大臣等共相議
曰他方怨敵已如雨散自己國王急當求覓
四方遠近馬使追尋時猛光王聞彼圓勝抽
兵已去便報耕人增長曰我令除怖辭汝言
歸爾若入城當過我宅答言大丈夫仁之名
諱我亦未詳如何後時相訪遇宅王曰誰復
不知我所住第汝入城時應如是問多馬人
家今在何處作是告已驟轡而行至本城門

卷二

五

報守門人曰汝今應知若有人來問多馬宅
者可將見我遂入宮中後於異時嘔逝尼城
有大節會遠近諸人皆湊城邑時耕夫婦報
其婿曰今日城中有大節會我今亦往觀衆
聚集并復因便問多馬家夫言賢首凡諸豪
士豈可言皆有實當於三處能見其人一謂
被他戰破二謂他所欺凌三謂身爲人主喪
亡家國餘何能見妻曰彼雖難見應觀聚集
夫妻即去至其城內耕夫念曰我試問之告
守門者曰咄男子多馬人家住有何處時彼
門人聞其告已遂執夫妻送至王所王纔遙
見尋便驚歎喜唱善來復更告曰增長汝何
得至答曰故來奉覓增長見王坐師子牀諸
臣輔翊旣未善識然念于懷不委何辜拘執
至此王知有疑惑令憶故即便離座脫去天

冠王先閨額增長既見憶識其容夫妻一時俱拜王足時王即便盛興儀式引入後宮洗沐香湯著妙衣服方丈甘饌百種千名王自親臨觀其所食食罷延就上妙宮闈綺帳芬芳適時安寢王勅內宮曰此是我父母凡有所須飲食衣服及以卧具奴婢僕使悉皆供給時猛光王恭敬彼已人皆恭敬王子大臣內外士庶無不敬重耕人增長既見非分恭敬供養滿七日已情懷媿恧前白王言我今奉辭欲歸蓬戶王曰汝今住此共我治國增長答曰我是耕夫寧知國事王曰汝豈不云我若得作國大臣者即以長繩繫圓勝頸牽入墮逝尼城今乃方云我是耕夫不堪王事宜應且住勿念還家彼便默爾王遂強立爲國大相創爲宰輔供膳尚麤後於異時王因

問曰汝今好不答曰朝餐尚乏好事安在王曰不須憂惱即當令汝衣食豐盈時王即告五百大臣曰卿等宜應供給增長是時諸人共出衣食既增養活因此時人號爲增養從已後改名增養時王問汝得好不答曰衣食雖精然朝官大臣並相輕賤何有好耶王曰若如是者宰臣聚會評論之時汝往其中無敢輕者答言大王我是耕夫敢狎朝貴王曰汝但赴集我令彼敬彼便默爾後於異時因有朝會王意欲令宰貴諸人敬增養故方便爲問今於國中現有如是不安隱事卿等如何令其懲息時有大臣作如是議若作斯計方能除殄王言不可次有諸臣各呈異見王皆不可乃問增養曰此欲如何答曰若作如是計方能銷滅王對諸臣遂然其策將爲當理諸臣

見已各生是念增養出言王皆信用此亦不應共爲輕侮後時王又問增養好不答曰住處尚無餘何能好王告諸臣卿等宜可與增養覓宅臣曰有某大臣今已身死所有妻妾奴僕之類住在宅中王曰可將此宅及妻子等并餘財物咸賜增養既得宅已問增養曰比得好不答曰家中人衆以我耕夫咸生輕慢王曰若如是者汝洗浴時我令使喚汝作是語待我洗浴訖當去見王增養白言如何我得違大王命王曰是我所教誠非過咎又汝欲食時我令使喚汝應答云待我食了自當往見正汝食時我到汝宅與汝同餐答言大王我令豈敢與王共食王曰我許非過如是作時彼皆恭敬增養聞命便往宅中及正洗時王令使喚云有急事汝可即來使至傳

第二十

命增養報曰待我浴了方去使者去後宅內諸人相與言曰今此宅主見拒王命自生高慢即招殃禍又相告曰非宿貴人少得勢時便生傲誕家人又曰姊妹當知諸昇高者必當墮落此人今日定遭王戮事乃不遲既洗沐已不赴王期即便就食王復令使報云有事宜可急來雖聞王教報云且去食罷方行使去報王王既聞已自乘大象至彼宅中問言增養汝令欲食答曰欲食王曰不請我耶答言奉請宣可就餐宅內諸人共相謂曰我家長與國王言戲事若平懷各生希有舉目相看時王即便淨洗手足一處同餐宅內居人見是事已悉皆戰懼互相謂曰我比輕賤此是耕人今者同觀與國王共食又共議曰知欲如何王旣共餐事難輕忽我等從今

不應致慢若不敬者定招禍患衆然其語共
生敬畏王於異時又問好不答曰有一大臣
是王親族常欺罵我寧有好耶王曰我若作
言斯成有礙至於進退汝自當知答曰我所
作者願王不責王曰我無怪責增養異時隨
第二 路而去見二童子貧無親屬持彈丸在道
而戲時有婢使頭戴水瓦在傍而過一童子
曰我以乾丸彈瓦作孔一人又云乾丸作孔
此未希奇我彈濕丸而掩其孔此成奇事既
共議訖即以乾丸彈令作孔次彈濕丸掩之
今合于時增養遙見其事情生希有便作是
念此二小童可令助我伏彼王親屏除怨罵
問二小童曰汝是誰家子答曰我無親族隨
時活命報曰若爾可於我所共汝爲活答言
隨命旣蒙收採問曰我更何爲答曰汝但習

彈後若見人與我鬪諍當以不淨塗丸彈於
口內答言我後時與彼王親共諍競童子
即以穢丸遙彈口內彼便吐出以手掩口急
走出外因斯恥辱更不相凌王復問言汝得
好不答言王之內人以我耕夫並生輕賤王
曰若如是者我入宮時汝來門所問言王在
何處若言在內汝可語言萬機之務棄而不
知鎮處後宮何能辦事又若見我在內住時
汝於側殿在我牀上垂脚而眠我自出門爲
舉足令上答言大王我豈二頭令王舉足君
第二 臣位別高下殊途現阻人情豈有斯理王曰
是我所愛汝復何憊如是作時中宮於汝不
敢輕慢彼便默爾後於異時來入中宮問王
安在隨王言教次第皆作乃至王舉足內人
見時皆不忍可欲致凌辱王言汝莫是我所

愛此有何辜然相謂曰共見此人受王愛念
我等不應更爲輕慢王若知者於我加刑從
是已後悉生恭敬王於異時間言好不答言
今時得好其猛光王性愛女色與諸少年在
高樓上談說世事因告之曰汝等頗知何處
都城有好美女有云曲女城有或云出蛇蓋
城中有云諸餘城國且未須論於此城中有
賣色女名曰善賢容色端嚴世所殊絕如天
姝女在帝釋宮亦如日光映諸星宿王聞是
說倍悅常心迷惑失所情希就見即於其夜
脫去御服著凡庶衣自持五百金錢往善賢
舍彼女見已歡唱善來報婢使曰與此丈夫
沐浴清淨婢即依教爲其洗浴揩摩身體時
有一人復持五百金錢來詣門首報言我欲
來宿然此姪女常法如是後有人來殺前至

者與後同歡是時婢使見猛光王容顏可愛
與凡庶不同即便落淚作如是念此人豈非
利帝利種儀貌端正舉世無雙如何姪女起
罪惡心非理枉殺彼所零淚落在王身王即
仰觀問女何故忽然淚落答言無事王有疑
心頻更研問汝當語我此必有緣彼遂次第
說其所以王即問言少女我已失計頗有方
便得走出不答曰此舍四邊有人持劍共相
警衛走出無由然有出處極成穢惡亦何用
在言王曰隨好隨惡可指其處我命須存答
言某處容可走出然是廁孔釘以鐵釘若能
第二十
拔得斯爲走路王言汝行指處我試拔之女
指其處王投身下拔廁孔釘雖勞筋力未能
得出爾時於此牆外去斯非遠有婆羅門住
善識星文中夜出旋仰觀天漢其妻持水隨

後而行婆羅門告曰汝今應知我觀星宿王遭大難辛苦非常妻曰國家機密何用在言餘人若聞定遭刑戮婆羅門曰我蒙庇廕元由國王王受艱辛我寧安隱便於中庭遙望厄星求念而住王於廁孔聞其語聲盡力搖釘拔之遂出即從孔內隨糞而行不淨沾身辛苦出外天星遂改時婆羅門見星改變告其妻曰王雖受苦今已得出既存性命我爲幸甚王便急步潛入城中至安樂夫人處夫人倉卒見而問曰上天無私何意如是王乃次第具向說之夫人聞已泣淚橫流即以竹簞刮去不淨先以香土遍洗次將種種香屑衆妙香水而沐浴之次拭塗香著上衣服暫時安寢以至天明於正殿坐告大臣曰諸陰陽師識星曆者皆應喚集臣即總命王問之

曰我於昨夜其事如何答曰王夜安隱更無異事王曰於某坊有婆羅門善知星曆可喚將來即令使去至婆羅門宅報言王喚即便著衣欲赴王所其妻告曰我先已報國家機密何用在言仁不聽採今遭召問婆羅門遂觀察日辰知無惡事告其婦曰汝不須怖皆是吉祥行詣王所王旣遙見高聲唱言善來大師可相近坐婆羅門便即呴願願王壽命延長就座而坐少時停息王乃問言婆羅門汝解星曆不答曰隨我力能薄闇多少王言大師我於昨夜其事如何答言大王昨夜遭難非常辛苦由王福力僅爾命存王旣聞已告諸臣曰如大師說我於昨夜命幾不全諸陰陽師未閑曆算從今已去絕其封祿姪女善賢宜將頭髮繫惡馬足踏之令死所居之

宅以驢耕墾其家婢使與我洗者命入後宮
今知國事時諸大臣如王所言悉皆依作王
問婆羅門曰仁既憂我我得命存今欲報恩
汝何所願答言大王暫問家中來申所願王
言隨意即便歸舍告家人曰王與我願隨意
所須悉皆給與汝等諸人各欲何事妻曰君
欲何物答曰我欲五大聚落常爲封邑妻曰
若如是者我欲牛百頭恒供乳酪子曰我
願上馬寶車而爲乘馭女曰我願上妙瓔珞
以寶莊嚴其婢使曰我願好磨香石是作食
所須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既有斯事不可直
說宜作頌言從王乞願遂至王所白大王言
如我家中所有求願幸容其罪得盡於詞聊
作頌言以申其事

我願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欲馬寶車

第二

十二

女愛諸瓔珞 家中有婢使 須石用磨香
有此所願求 大王哀見與
時猛光王聞其說已還將頌答遂其所願
與汝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與馬寶車
女賜諸瓔珞 家中小婢使 與好石磨香
既有此願求 悉皆令滿足

王告大臣曰隨所欲者皆可與之王語婆羅
門曰大師與我共治國事赤心相助平論萬
機答言大王我是婆羅門理不應知國家之
事時王即便強立婆羅門爲國大臣王之隣
境名曰渴沙有相違背遂令增養持兵往伐
既破彼軍多獲資物屯兵野外方欲入城王
聞欲來整軍自出見渴沙少女身多癬疥問
增養曰頗有丈夫與此女兒同眠宿不答曰
非直同歡枕席終亦騎其夫背令作馬鳴王

曰豈當得有如此事耶答曰王當自驗是時增養即將少女付與醫人汝可善治多酬藥價凡所須者我無有惜醫人爲療悉皆平復次以衣服飲食隨意資養容顏可愛有異常倫是時增養遂將爲女名曰星光增養告曰

集二

十三

我若請王來宅中食汝可具諸瓊珞好自嚴

身於王前現女受言教後時增養敬白王曰我之貧宅願王暫過王曰汝不請我何緣得去答曰今即奉請明當就宅王曰善哉增養遂即廣陳盛饌具設珍羞請王入宅香水沐浴奉無價衣飯食將了清談而住時女星光遂於帷內遙擲小瓊尋即褰帷報其父曰過我窺來王見少女顏貌超絕遂生染愛問增養曰此屬於誰答言臣女問曰已與他人答言未曾王曰何不與我答曰王若不嫌隨意

將去王即盛陳禮事娶入後宮世間常法得新棄故不入舊闈愛著星光餘事皆廢增養念曰此正是時往日所言即今應作問星光曰汝能騎王背上令作馬鳴不答曰待我思量未知能不凡智慧女人不學自解遂著垢衣卧破牀上王來問曰何意如是答言大王由天賾我今遭禍患王曰汝曾於天何所求願答曰王使我父往伐渴沙當爾之時我於天所心有祈願若父將兵降得彼國平安歸者我若嫁時所得夫主騎其背上令作馬鳴王今娶我豐足內人誰能爲我報其宿願凡爲欲愛所牽無所不作答曰夫人汝之所求斯誠爲我願無疾患我悉作之彼默無語王曰汝何默然豈汝於天更有祈願答曰更無求願然於當時復作是念今婆羅門大臣呪

願兼使樂人彈琵琶曲王曰此亦可得婆羅門大臣我之自有彈琵琶者此可方求答曰可爲求之于時健陀羅國有一商人持諸貨物至溫逝尼城遂與姪女共相交涉既生染著情亂荒迷所有錢財悉皆費用家人僕使隨處逃亡是時姪女見其窮匱第十三報言仁者我無田地耕耘復無邸店興易唯仰交遊聚集以爲活命若有財貨可即持來無即須行宜容後客答曰我貧無物若其有者更將何用然我於汝深生愛念且當容受勿苦相驅許我宅中始知相愛姪女曰若能隨言皆作且容居住答曰我悉爲之是時姪女情欲驅遣旣大便已遂以棗核安其糞上第十四報曰汝可以齒齧去棗核彼便齧取女即以腳踏其脣脊報言貧寒物如斯惡事因何口作汝是不淨

潔人當離我去即驅出宅其人舊業解彈琵琶即以音聲而自存活王報增養曰汝女於天作斯祈願婆羅門大臣我自先有彈琵琶者何處可求答曰有健陀羅人客彈琵琶以自活命將帛掩目引入宮中王曰當如是作王與大臣昇七重樓上遂命大臣具說其事增養帛掩彼目引彼昇樓于時星光著鮮白服騎王脊背淨行大臣爲王呪願琵琶發響王作馬鳴時健陀羅作如是念七重樓上寧得馬鳴應是我儕被女人所弄情發於衷乃第十五爲歌曰

此事多相似 此事人共知 錢財皆散失

穢核汙其齒

于時手彈琵琶口誦不歇王即問曰歌辭異常有何意味彼即次第以事白王王作是念

此人知我不宜住此便與五百金錢遠驅出國後時大臣諫曰凡爲國主勿被女人之所欺弄王聞內慙一無言對王命增養曰婆羅門大臣見譏於我汝頗能令其婦髡彼髮耶答曰我試觀之便往宅中問其妻曰王被婆羅門獻直譏誚汝頗方便能令其婦髡彼髮耶答曰無勞豫說剃後方看夫曰若能作者斯爲好事長情之婿必有長情之婦其妻即便與大臣婦共爲交好既得意已告曰夫人我之夫主極深相愛隨我索者悉皆爲作答曰雖有愛言豈能勝我於夫處常得自在餘莫能過答曰汝若於夫有自在者試髡其髮我今疑汝定不能爲答曰但看剃竟方知能不其婦即便著故弊衣卧單牀上呻吟而住大臣問曰何意如是答曰天神怒我報曰

汝豈家貧不能酬賽今天神輒於汝生嫌隨汝所求悉皆爲作使神歡喜患苦銷除問曰汝於神處何所許耶答曰仁先在家未有仕宦國王初命我即求神今我夫主王命將去所求稱意安隱歸來當剃其頭髮供養天神自爾已來家道昌熾錢財巨富我貪受樂遂忘賽神由此慢心致令天怒我今定死何路求生夫曰汝所求天便成爲我宜可聞奏悉爲辨之妻便附信報增養婦曰我夫已許悉皆爲作婦既聞知便報增養大臣之婦已附第二十六信來我夫已許待暫聞奏增養入見啓王事辨請更不疑大臣若來願知此事王曰已知不勞言囑時彼大臣來至王所白言大王我有祈請須賽天神於六月中不出庭戶願垂恩許得遂所求王曰善哉還至宅中即便剃

髮既懷羞恥不出于外其婦令便報增養婦曰頭已髡訖婦告增養增養白王王聞大喜即令使者喚大臣來于時增養教二童子誦其歌曲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時彼大臣聞王信喚著帽而入既至王所命坐一邊彼二童子即唱其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其一童子即便近前脫大臣帽見無頭髮現在朝臣撫掌大笑大臣內懷羞恥外愧於人曲脊低顏一無言答出門而去是時增養所爲事了便自誇誕唱言告衆曰若被女人如是輕弄者豈有能成國家之大事王於屏處

報大臣曰卿頗有便能使增養受恥辱耶答言大王我且觀察未知能不其姊妹子妙閑幻術告曰大臣增養每於朝會常輕弄我汝若能作辱彼事者即是與我除大羞恥答言阿舅容我籌度其事如何既思量已答言髡

髡即以幻術化作廣大商旅於大糞聚化爲房室取枯骸骨作商主婦顏容端正人所樂觀王之國法若有大衆商旅來至城者或王自看稅或令增養時王不出令增養受稅既至營中問言何者是商主室彼便指示既入室中見商主婦容儀可愛能惑人心纔覩見時即便染著報言少女若能與我同歡愛者汝之商旅總放稅直答言隨意報云不應畫日可待夜中幻師即便掩畫爲夜增養共幻女行其非法以手抱脰因茲睡著幻師遂乃

解其術法是時增養抱彼枯骨卧糞聚中大

臣即去白言大王暫迂神駕賜觀增養王出

城外既至彼已彈指令覺報言增養與女野

合豈噉肉耶增養見已自念如斯調弄是王

所作我今何用如此活爲寧當自死更不求

生復便念曰捨命極難我今宜去就彼尊者

大迦多演那處從求出家即行就禮白言大

德我欲出家尊者即與出家受五戒十戒已

次授近圓略教誠已令讀增一阿笈摩經時

猛光王旣無增養情不能安遂令還俗如舊

安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卷二

十八

音釋

髮
莫班切 马
彌珍切 眇
邪視也 娑
懷妊也 切諾
應諾各切條

脊
他刀切 編
繩纏也 鎏
古猛 窮
藏七亂切餉 式亮
切替

轡
替他計切脊資皆於尾於馬頭曰於驥 資
替也方尾 駒
驥牛驥

轡
魯波義切馬疾行也 駒
驥也 湿
倉奏切綴 牛驥

也
也 慈
魄女六切自懲持陵切 戒
持陵切 项
下江切長指

也
苦皆切 研
研窮究也 廁
初吏切 策
邊器也 駁

乘
牛倍切 痘
息滅也 塞
去乾也 切
竹器也 駁